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九十四 五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舉人臣章玉輅

文獻通考卷九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四

天子宗廟

英宗治平初景靈宫西園作仁宗神御殿曰孝嚴别殿曰寧真齋殿曰迎釐景靈西門曰廣祐明年奉安次日太后酌獻大臣分獻天興諸殿特支在京諸軍班錢

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作景靈宮至天聖元年二月詔修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皇帝殿成榜曰奉真明道二年又建廣孝殿十月二十九日奉安章懿皇后神御儀衛迎導祭告皆如天聖二年奉真殿禮治平元年三月又詔就宮之西園建殿以奉仁宗皇帝八月殿成榜曰孝嚴二年四月十七日奉安御容帝親行酌獻命大臣分詣諸神御代行禮翌日皇太后酌獻皇后大長公主以下内外命婦陪位

於庭詔每歲下元朝謁如奉真殿儀九月詔名齋殿曰迎釐十二月名宮之西門曰廣祐凡七十年間神御在宮者四其他寓諸寺觀者十一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始就景靈宮作十一殿在京宮觀寺院神御悉皆迎奉入内盡合帝后而奉以時王之禮元祐元年作宣光殿後改為徽音殿紹聖二年作顯承殿元符三年作西宮以顯承殿為館御之首易名曰大明又作坤元殿重光殿政和四年作柔儀殿於是兩宮合為前

殿九後殿八山殿十六閣一鐘樓一碑樓四經閣一齋殿三神廚二道院一東宮正南門曰景靈宮門門內有東西橫門其北曰天興殿門門內曰天興殿以奉聖祖九天司命天尊大帝玉石像刻真宗皇帝聖容侍立大中祥符五年作及奉僖祖皇帝順祖皇帝翼祖皇帝版位元豐五年祔東西廊門曰左右正元殿後門曰保寧以奉元天大聖后像大中祥符五年作及文懿皇后惠明皇后簡穆皇后孝惠皇后孝章皇后淑德皇后章懷

皇后版立元豐五年祔閣上奉聖祖及六偃官大中祥符五年作自西横門西出凡前後殿各三曰天元殿以奉宣祖皇帝山殿曰来寧其後曰太始殿以奉昭憲皇后山殿曰宴娭次西曰皇武殿以奉太祖皇帝山殿曰靈游其後曰儷極殿以奉孝明皇后山殿曰凝神又西曰大定殿以奉太宗皇帝山殿曰天游其後曰輝德殿以奉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山殿曰冷風自東横門東出凡前後殿各三曰熈文殿以奉真宗

皇帝山殿曰太虚其後曰衍慶殿以奉孝穆皇后章
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山殿曰丹臺次西曰美成殿
以奉仁宗皇帝山殿曰晨霄其後曰繼仁殿以奉慈
聖光獻皇后山殿曰靈崑又西曰治隆殿以奉英宗
皇帝山殿曰昭清其後曰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皇
后山殿曰寧真齋殿在天興殿之東曰明福西曰迎
釐神厨道院皆在宫之西南西宫正南門曰燕昌門
其北曰大明殿門門内曰大明殿以奉神宗皇帝山

殿曰靈德其後曰坤元殿以奉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后山殿曰顯光其西曰世德門其北曰重光殿門門内曰重光殿以奉哲宗皇帝山殿曰靈臺其後曰柔儀殿以奉昭懷皇后山殿曰靈娭齋宫在宫之東偏正南曰昭德門門内曰潔誠殿神厨正宫之東南殿閣齋宫及廊廡共為屋二千三百二十區凡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

元豐時修定儀注所言先王之制設廟於前以象生之有朝設寢於後以象生之有寢廟以藏木主列昭穆之序寢有衣冠几杖象平生之居先儒謂薦其血毛腥其俎為薦上古之食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為薦今世之食儀禮曰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者鄭氏云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故也後世因之故方其薦上古之食於廟則時王之制有所不行薦今世之饌於寢則先王之禮有所不用有唐追

尊老氏立太清宫於西都凡將郊祀必先朝焉歲四孟月亦先薦焉天寶詔曰我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依生事之禮以祭用質明乃尚陰之義故改以卯初冕服策祝非事生之謂故停而不用章聖皇帝席厚德之流光推璿源之自出乃崇琳館以事聖祖雖採太清之儀實兼原廟之制聖聖纂承益昭前烈然而如在之容或寓於浮圖之祠朝拜之日尚因於道家之禮至於儀物雜以古今義或未

稱時亦有待陛下純孝自天至誠繼志肆宏屋宇裒合偃聖規模恢廓咸出睿畫旬歲之間其功大就將期落成之始聿嚴親饗之事爰勑有司議其典式伏按原廟雖出於近世餘意乃祖乎先王夫孝子之於親事亡如事其生思之欲見其人齋三日必見其所為齋者不敢以生事之故有廟焉示不忘古所以神之也不敢以亡事之故有寢焉以象其平生所以親之也多方以求之而其肹饗如在左右故曰唯孝子

為能饗親陛下比詔禮官講明太廟之禮斷之以古

其非先王之法者去而弗用則今日設原廟之禮宜

酌今制猶前日之詔意也周官四時之祭春曰祠夏

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皆於首時蓋君子感時物之變

而思其親得疏數之中者也伏請以四孟月吉朝獻

景靈宫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

饍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登降薦獻參酌朝謁之儀

凡古之事一切不違以合先王事亡如存之義縁饗

儀注乞下本所詳定從之時祖宗帝后神御皆寓於宫觀寺院在京師者十有五神宗作景靈宫而在京寺觀神御悉迎奉入内所存者惟萬壽觀延聖廣愛寧華三殿焉後又詔宗室宫院有祖宗御容遣内侍奉迎藏於天章閣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

治平四年神宗已即位英宗皇帝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

事祧藏於西夾室自仁宗而上順祖以次升遷請下兩制以上參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議同堂入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九月奉安入室帝后神主奏告太廟祧藏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主於西夾室祔英宗於太廟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

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稷契疑無以異今毁其廟而藏主於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祧於子孫殆非所以順

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為相不主祧遷之議故復有此請乃復奉僖祖於太廟遷順祖神主藏於夾室

翰林學士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琥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饗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為始祖者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

有功而為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而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翼祖宣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

意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知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於太祖為高祖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

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宫今祖宗同處一堂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為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毁之主皆藏之當禘祫之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毁廟之主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立廟為非則周人别廟姜嫄不可謂非禮祕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創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祧子孫夾室

以替遠祖之尊議既上帝頗以韓維之說為是而王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為尊與固言禘祫僖祖居東向之說為非理帝亦然又問前代郊配與宗祀明堂之禮安石以尊僖祖為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為始祖之說遂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同知禮院張裕梁壽等議曰昔者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為太祖後世受命之君

功業特起不因前代則親廟迭毁身自為祖鄭康成云夏五廟無太祖自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唐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毁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毁唐祖景帝則洪農迭毁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晉瑯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饗祀及遠非是為太祖中尊祖之祀其説是也禮天子七

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為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皇帝為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國初張昭任澈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来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

意也請略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同知太常禮院蘇棁請即景靈聖祖之宮祔安僖祖即與唐祔獻懿二祖於興聖明德廟禮意無異同判禮儀事周孟陽知太常禮院宋充國禮院檢詳文字楊傑議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為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其舊制以祖宗配侑並無更易人情禮意莫不為順

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章衡請尊僖祖為始祖而次祧順祖以合子為父屈之義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罷宣祖配位以合祖以孫尊之義餘且如舊制帝以羣議紛紜不能決而馮京欲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等初議遂從之帝問配天孰從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帝然之於是請奉僖祖神主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孟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下太常禮院詳定儀注安石

本議欲以僖祖配天帝不許故更以配感生帝

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父子異宮祖禰異廟今之廟制與古不侔遂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為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為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穆在右宣祖真宗為昭在左皆南面北上

詔詳定本朝可行典禮陸佃張璪所議昭穆之位各不同佃璪詳議見朱子論古今廟制條下詔俟廟制成日取旨

晦庵嘗言太祖昭穆廟制一事千五六百年無人

整理且以為神宗嘗討論舊典將復古制而惜其未及營建愚以為後王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矣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為都宫内各有寝廟别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夫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為

太祖而成湯及三宗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為太祖而文武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則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於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於湯武受命與王推其所自本於稷契故奉之以為太祖舉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即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太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奉

可也若推以為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侔矣是以韋元成劉歆諸人講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制者盖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祫祭盖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為位而祭之然唐世以景帝為太祖唐公李丙高祖父當中睿間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禘祫則虚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

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父親盡已毁而禘祫則合祭
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
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祫祭如太
祖東嚮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景獻二帝迭
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
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
復虛既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
之當時以僖祖為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為

三昭三穆是矣然禧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啓後裔者藝祖太宗也今僖祖為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毁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世不毁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右今以僖祖為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盖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以藝祖為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

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尊為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逮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啓土創業垂統者為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殷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

祖無一人可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决而

太祖之位未定故耳

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為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别正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埳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室求之於禮有所未合請新廟既成並遵古制從之

六年詔太祖孝惠皇后孝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自別廟升祔太廟詳見后妃廟門

哲宗元祐元年禮部太常寺言有天下者事七世嘉祐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有日僖祖皇帝為始祖萬世不遷翼祖皇帝在七世之外於世次當祧先皇帝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翼祖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置西壁石室中列於順祖皇帝惠明皇后之次自英宗皇帝上至宣祖皇

帝以次升遷其祧藏之主每遇祫享即如典禮從之

紹聖元年祔宣仁聖烈皇后神主於太廟

元符三年五月時徽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晉成帝時宗廟十一室至康帝以成帝之弟承統不遷京兆府君始增一室為十一室合於温嶠等諸儒全七世之議考之歷代於禮為宜今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廟成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侍從祕書省長貳參議乃權祔於太廟夾室

權知開封府吳居厚等議曰以兄弟為世則親親之恩未盡而廟食已毀宜如禮部太常寺所請太廟增一室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議曰哲宗嗣神宗皇帝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為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為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深考載籍遷祔如禮吏部侍郎陸佃黃裳刑部侍郎郭知章中書舍人曾肇樞密都承旨范純禮議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

祖今哲宗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況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為一世故事不遠將来哲宗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為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詔如禮官所議先是李清臣為禮部尚書首建增室之議侍郎趙挺之等和之會清臣為門下侍郎論者多從其議惟曾肇等議異而蔡京別議與肇同二議既上清臣辯說甚力帝訖從之六月禮部請用太廟東室一間奉

安哲宗神主詔依所請太常寺言若就東夾室奉安不唯廟室不正兼狹隘不可容奉神之物請依八室制度增建一室依舊存立夾室詔依初旨權行奉安太常少卿孫傑又言今先帝神主措之夾室即是不得祔於正廟與前詔增建一室之義不同昨用嘉祐故事專置使修奉而修奉之使乃請以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請如太常前議增建一室尚書省言先皇帝祔享太廟增室在東與祖宗並列

今廟室未備行禮有期若告遷神主更修廟室則期日迫趣功力不及故須權宜及時升祔隨即增修豈為簡薄比之前代修廟室不及權宜設幄行事者不為不至詔速依初旨奉行八月癸亥帝自集英殿導哲宗神主至宣德門外奉祠有司奉神主翰林學士承旨蔡京題謚號行祔享之祭權祔於太廟夾室詔特置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皇帝於顯承殿為館御之首昭示萬世尊異之意建哲宗皇帝神御殿於西以東

偏爲齋殿

右正言陳瓘言近修建景靈西宫拆移元豐庫大理寺軍器監鑾儀司等處以其地奉安神考哲宗神御然可得而議者有五事焉夫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今廟據社位不合經旨此其可議一也刑獄之地必有殺氣今乃擇此以建宫廟此其可議者二也西宫之地雖云只移官舍不動民居而一寺一庫一監一司移於他處遷此就彼亦有居民此其可議者三

也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散於寺觀之内神考合
集諸殿會於一宮今乃析而為二歲時酌獻鑾輿分
詣禮既繁矣事神則難此其可議者四也顯承殿奉
安以來一祖五宗神靈恊會既久何用遷徙宗廟重
事豈宜輕動此其可議者五也望别行詳議瓘又言
陛下所以不敢輕改前議者謂神考素有修西宫之
意蔡京親聞先訓而寔録備載其語故不可以不恭
依也以臣觀之此乃蔡京矯誣神考之訓無足信者

元豐中神考於治隆殿後留基以待宣仁後因御史有請宣仁以其地為神考廟宮而紹聖大臣反謂宣仁輕蔑神考裁損廟制於是重建顯承殿以為奉安之地當哲宗之時蔡京最用事凡可以毀宣仁者無所不至豈有親聞神考之言可以證元祐之失而乃隱忍不聞於哲宗者乎臣是以知其為矯誣也不從

詔仁宗神考廟永祀不祧

詔曰蓋聞有天下者事七世則迭毀之制有常祖有

功而宗有德則不遷之廟非一伏以藝祖應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受命繼代底定寰宇真宗以聖繼聖撫全盛之運故仁祖並尊為百世不祧之廟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為治在位四十二年利澤施於四海蚤定大策授英宗以神器功隆德厚孰可擬議英宗皇帝享祚日淺未究施設神宗皇帝以聖神不出世之資慨然大有為於天下政令法度莫不革而新之功業盛大謙抑不居而廟祏之制未議尊

崇宜令禮官稽參故事考定仁祖神考廟制詳議以
聞十一月權太常少卿盛次仲等言仁宗神考請如
聖詔尊崇廟祏永祀不祧與天無極於是三省表請
付外施行有詔恭依
崇寧二年詔祧宣祖以哲宗神主祔太廟第八室
詔曰欽惟哲宗實繼神考傳序正統十有六年升祔
之初朕方恭默乃增一室於七世之外遂成四穆於
三昭之間考禮與書曾靡有合比閱近疏特詔從臣

并與禮官博盡衆見列奏来上援據甚明謂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祔廟上祧順祖暨神考祔廟又祧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承自當為世祧遷之序典禮可稽覽之惕然敢不敬聽其合行事件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二月禮部太常寺言祧遷之序當祧宣祖昭武睿聖皇帝昭憲皇后杜氏神主藏於西夾室居翼祖簡恭睿德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石室之次當遷之主每遇祫享即依典禮其祧

遷祭告興工擇日學士院撰祝文望依故事詔恭依

三年詔增太廟為十室復翼祖宣祖廟

詔曰朕惟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乃者有司以

哲宗皇帝嗣承神考父子相繼自當為世故上祧宣

祖於夾室據經合禮已依所奏去古既遠禮文殘闕

諸儒之說不同鄭氏謂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廟與親

廟四并而為七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内王氏謂非

太祖而不毁不為常數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外惟

我祖考功隆德大萬世不祧者今已五宗則七廟當
祧者二宗而已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
奉先之意禮以義起稱情為本可令有司集議典禮
以聞禮官言先王之禮廟止於七後王以義起禮乃
有增至九廟者詳酌典故當自朝廷禮部尚書徐鐸
又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皆嘗祧而復
今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祖於已祧之後以備九
廟禮無不稱九月詔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

惟我治朝祖功宗德聖賢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軼於古先尊為不祧者至於五宗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永惟景祐欽崇之詔已行而不敢踰暨我元符尊奉之文既隆而不可殺雖欲如古莫可得也博考諸儒之說詳求列辟之宜顧守經無以見其全而適時當必通其變爰稽衆議肇作尋倫惟恩以稱情而為宜則禮以義起而無愧是用酌鄭氏四親之論取王肅九廟之規參合二家之言著為一代之典自我作古

垂之將來庶安宗廟之靈以永邦家之福其合行典
禮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月詔曰仰惟翼祖在
天毓璿源而濬發安陵有衍緜皇武於始基然循七
世八室之規則數踰於古遵四廟五宗之法則禮未
應遷是用仰奉二祧之靈復還列聖之次雖豐不昵
雖遠當隆豈惟稽三代之薇猷盖亦用本朝之故事
其已祧翼祖當祧宣祖廟並復四年三月詔以復翼
祖宣祖廟增太廟殿為十室尋以吏部侍郎王寧為

修奉使六月九廟奉禮畢宰臣蔡京率百官拜表稱
賀
五年三省言西京會聖宮諸陵旦望節日薦獻如景靈
宮令式會聖宮制度朴素宜加修飾凡陳設器皿之類
並三年一易違者以違制論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十月上幸揚州奉太廟神主於壽寧寺
景靈宮神御奉安於温州
建炎以来朝野雜記郡國廟國朝惟祖宗所嘗幸

則有之建炎初西京被圍急留守孫昭遠遣其將
王仔奉啓運宫神御間道走揚州後遷於福州而
永安軍會聖宫揚州章武殿之御容則遷於温州
天慶觀紹興十三年復奉温州神御還臨安奉安
於萬壽觀之後殿惟啓運留福州以守臣提舉成
都府新繁縣御容殿者始在重光寺藥師院雍熙
間僧道輝畫太祖皇帝御容於佛屋之後壁煕寧
六年趙清獻為成都守請建殿奉安神宗不許但

令設板屋欄楣以扃護之元豐七年走馬承受趙
選者更具奏得旨修建殿宇創置門鑰官官監守
朝謁以時紹興元年終南山上清太平宫道士訾
全真等復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撫使張
忠獻忠獻即遣使奉安於太祖之側四年宣撫副
使吴武安玠更自武興送仁宗英宗神宗御容至
殿奉安二十七年楊文安椿為兵部侍郎言於朝
有旨別加營繕始更為殿門外門二十九年乃成

時王時亨知府事請賜宮額及殿名不報淳熙中胡長文入蜀始議即府之聖壽寺創殿以奉御容殿宇甚華供奉之物亦寖備乃復乞宮額於朝先是長文創雄邊軍數千人列營府治之側又言石室學宮聚川峽之士而每遇科舉皆歸試其鄉乞為之別立解額事未行議者因謂今蜀已有太學及殿前司獨欠景靈宮爾繇是格不下今春秋以府通判朝謁用素饌道士讀祝文猶如終南之禮

云

三年上幸杭州太廟神主并奉安於温州祭享旹差官

攝事

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原廟在郡有漢故事而

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考古師載主之義

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就臨安府建太廟上行款謁

之禮

十三年有司請擇爽塏之地倣景靈宫舊規隨宜建置

俟告成有日迎還列聖睟容奉安新廟庶幾四孟躬行
獻禮乃詔度地築宮為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
中元天太聖后及昭憲而下二十一后居後七月新宮
成上親詣行禮十月遣官自温州奉迎神御至上乃詣
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并奉安
焉

掌宮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
結燈寒食設鞦韆七夕設摩睺羅簾幙歲時一易歲

時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四七人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後又以韓世忠賜第增築天興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有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遇孟享皇帝齋於内殿行事官齋於本司其日質明皇帝先詣聖祖位前三上香進茶三進酒次詣宣祖位前又次詣太祖太宗至於徽宗位前並如上儀次日皇帝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至顯肅皇后位前行禮並如前殿後殿之儀

自渡江後行在靡有定所神御奉安他州朝獻則遣官分詣至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駐蹕臨安始備太廟原廟之制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休兵後太祖創冊寶殿凡帝后寶冊洎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始時令太常寺官一員季點然第省閱文歷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始奏令每季取索赤歷點檢足備用印封鎖具有無損失申省二月己丑降旨

慶元五年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失皇后金寶二命大理寺治之六月庚寅降旨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首坐獄死盖故事冊寶以中人領其工作及盗去鑿而售之中乃鐵胎也繇是事敗自後朝廷益謹其事月以察官禮官中官各一員檢視謂之點寶禮器中瑶爵玉瓚二事絶佳人間所未見其他圭璧大抵多水漿色也冊寶中惟昭慈聖憲皇后謚冊以象牙餘皆珉玉又有徽宗皇帝謚寶玉色尤温

粹

十五年詔倣東都舊制創欽先孝思殿於崇政殿之東凡朔望節序生辰上皆親酌獻行香用家人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宗廟之制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享朔祭而月薦新五享以宗室諸王朔祭以太常卿行事景靈宮以奉塑像歲四孟享上親行之帝后大忌則宰相率百官行香僧道士作法事而后妃六宫亦皆繼往天章閣以奉畫像時

節朔望帝后生辰日皆徧薦之内臣行事欽先孝思殿亦奉神御上日焚香而諸陵之上宮亦有御容時節酌獻如天章閣每歲寒食及十月朔宗室内人各往朝拜春秋二仲太常行園陵季秋監察御史檢視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宮用牙盤而天章閣等以常饌用家人之禮云云迄今不改

十六年太常寺言契勘在京廟制每室東設戶西設牖西墻作祏室藏祖宗帝后神主又有東西夾室其夾室

止設戶見今行在太廟係隨宜修蓋未曾安設祏室今
既創行修蓋即合體倣在京廟制同殿異室修蓋及將
殿東西作兩夾室其兩夾室止設戶十一室即依廟制
設戶牖其殿南北深七丈每室於西壁從北以南一丈
二尺作厚墻隨宜安設祏室其西夾室亦合設祏室藏
順祖室神主詔從之乃廣太廟

工部侍郎兼太常少卿王普言謹案春秋公羊說曰
主藏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左氏說曰主祏於宗廟

言廟有祏室以藏神主漢儀藏主於西墻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蓋埳即祏室也非特備災亦神道尚幽之義然則古者廟必有主主必有祏鄭原繁曰先君威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此諸侯廟主之祏也衛孔悝使宰反祏於西圃此大夫廟主之祏也開寶通禮别廟時享孝明孝惠皇后享日宮闈令入室開埳奉出神主置於座政和五禮時享别廟儀享日祠祭官贊奉神主宮闈令於祏室内奉惠恭皇后神主於神

幄啟匱設於座至送神樂止祠祭官贊奉神主入祏室宮闈令納神主於匱捧入祏室然則本朝故事別廟后主亦有祏室自藝祖至徽宗未之有改也昨紹興五年祖宗后神主至自温州始建太廟才為屋五間後稍增至七間皆有殿而無室但置神主幷匱於案上以帳幬之每遇祭享則就案啟匱而薦獻於前其草創如此十二年祔懿節皇后乃建別廟亦如太廟之草創也十六年新造禮器告成詔增籩豆簠簋

之數悉依典禮而太廟殿上迫狹不能容之於是始作新廟凡十三間除東西夾室之外為十一室各開户牖安祏室於西墻略倣京師廟制惟别廟一位祭器不多遂且仍舊以至於今此有司因循之過也兹追册皇后將祔於懿節之次既修别廟分為二室當各置祏室如累朝故事詔從之

祫門

董芬王普議當以藝祖為太祖正東向之位事見禘

建炎以来朝野雜記太廟自仁宗以来皆祀七世
崇寧初蔡京秉政始取王肅説謂二祧在七世之
外乃建九廟奉翼祖宣祖咸歸本室焉然王莽已
營九廟唐明皇又用之非始於蔡京也紹興中徽
宗祔廟以與哲宗同為一世故無所祧及升祔欽
宗始祧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為一世亦不祧由是
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二室及阜陵復土趙子
直為政遂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時朱元晦在經

筵獨以九廟為正子直不從元晦議遂祫及光宗祔廟復不祧今又祀九世矣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四祖殿於太廟大殿之西奉祧主僖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禮官薦獻

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鄉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為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疑無以異當時諸儒韓絳輩辯之不從時程頤為布衣為人

言亦以安石之言為是熈寜八年夏禘於太廟以僖祖東嚮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董弅王普尤袤俱請正太祖東嚮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至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将升祔趙汝愚當國欲併祧僖宣二祖亨下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二祖而正太祖東嚮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為可詔從之僑等尋又奏請立僖祖别廟以順懿

宣三祖祔藏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
四大畧云准吏部尚書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
者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
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
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
遠有毁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
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
祫時暫東嚮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

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强弱於冥冥之中併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莫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乎又言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祖

之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為昭英宗為穆與真宗主並
藏西夾室神宗為昭哲宗為穆徽宗為昭欽宗為穆
高宗為昭孝宗為穆而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
能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
三室太祖太宗仍共為一世自真宗以下至於孝宗
凡九世十二室貼黄云續蒐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
說以為太祖以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
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僖祖無功

業或謂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安石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又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考

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名對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熹先以所論畫為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亦不曾祧太上即位亦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熹方懲内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熹既退即進擬詔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毁四祖廟而遷之矣時

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論為非異議之徒懼其軋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熹時已得罪遺汝愚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毁折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詳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羡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為十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東室尚虛熹以為非所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章再上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

初不相闗不許及光宗祔廟遂復為九世十二室云
葢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自是年
冬始而别建一殿以奉祧主於大殿之西隅歲命禮
官薦獻焉今謂四祖殿者是也
按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為僖祖當居之或以為藝
祖當居之自熈寧以来議者不一矣葢自治平四
年英宗已祔廟張安道等以為宜遵七世之制合
祧僖祖詔從其説熈寧初王介甫當國每事務欲

紛更遂主議以為僖祖宋之太祖不當祧而韓持國輩爭之以為太祖合屬之昌陵諸賢爭之愈力而介甫持之愈固遂幾至欲廢藝祖配天之祀以奉僖祖蓋其務排衆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固無怪也然愚嘗考之張安道建隨世祧遷之議韓持國執藝祖當居東向之說論則正矣而揆之當時則未可蓋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

祖則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今神宗之世而獨祧僖祖則順翼宣太祖宗共一世真仁英猶七世也是將祧僖祖而以順祖為太祖乎不可也僖順俱無功德非商契周稷之倫今當時之議其欲祧僖祖者特以其已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知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言則僖順皆已在祧遷之數以

萬世不祧言則二祖俱未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以順祖為太祖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併僖順二祖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於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今獨祧僖祖則順祖隱然居太祖之位矣此其未可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向為萬世不祧

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為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二也諸賢之說大槩只以為不可近捨創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介甫務欲異衆則必欲以其所以尊藝祖者尊僖祖而於當時事體皆未嘗審訂若以前二節者反復推之則尊僖祖者固失矣而遽尊藝祖者亦未為得也至寧宗之初年則不

然矣自藝祖創業以來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順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於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董弅王普等所言乃至當之論矣二人議見禘祫門晦菴獨以伊川曾是介甫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代異而不當於理愚固未敢以為然也

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

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决二則昭穆之位太拘太祖之議難决愚既詳言之於前段者矣若昭穆之位太拘則請得而備言之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菴之說既為之說又為之圖及說圖俱見周廟制下覽者一見可决矣其大槩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祔昭則羣昭

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為證盖文為穆則文之孫及元孫皆穆其子與曽孫皆昭也武為昭則武之孫及元孫皆昭其子與曽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於昭穆入於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為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

以晦菴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於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

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

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曽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

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盖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

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為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菴之說外為都宫内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虚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

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為昭為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也祖丁祖也祖辛沃甲皆伯祖也祖乙曾祖也河亶高祖也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太戊五世祖也雍己五世伯祖也小甲六世祖也若以祀及六世言之是此十五廟皆未合祧遷亦不止十廟而已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内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

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来之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為太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説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説鄭氏註以為禘郊即郊也鄭氏以禘為祀天於圜丘然圜丘亦郊也祖宗即明堂也於是後之有

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文王以為未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者而推以配天焉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黄鍾然其為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跡則同為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

以虞於是或取之遥遥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為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窋之

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為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為導諛附會之説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為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也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為始祖尊之曰元元皇帝蓋雖祖聃而

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
禘祫並於元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葢以元元為
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為昭穆矣至宋
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
為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為聖祖建立景
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
右是葢以聖祖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
為昭穆矣晦菴甞言景靈之建外為都宮而內各

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盖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為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

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黄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盖為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愚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矣周人郊祀后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以詩考之言后稷配郊者為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為我將我將之詩

其所稱頌者受命興周而已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后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名也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擬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為稷則周為諸侯之時固已配食地祇矣周有天

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而實棄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禰而卑祖也故復創為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晦菴亦言古惟郊祀明堂之祀周公以義起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盖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

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效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强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元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

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文獻通考卷九十四

文獻通考卷九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五

后妃廟 私親廟 祔廟

周禮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鄭氏註曰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靈而生

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

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宫閟神之

漢高祖五年即皇帝位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漢儀注昭靈夫人陵廟在陳留小黄

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户為奉明縣奉明園即皇考史皇孫葬地

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

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

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以孝昭帝後承

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閿古閿字從門中旻建安中正作閿師古曰旻舉目使人也旻許密反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故改葬焉後八歲有

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奉園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致堂胡氏曰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既名其所後為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為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何也此所謂不以辭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為其伯

父伯母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宣帝初有司奏請戾太子及悼后之謚首言為人後者云云後言故太子謚曰戾云云首尾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問故太子未及史皇孫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為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為世子有父之親

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以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踈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踈之也以其不得於言知其不契於理既為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然矣

先公曰愚按胡氏之說辯則辯矣而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愚將徐徐詰之胡氏曰敢問宣帝而欲

稱其所生之父母也將為伯父乎為叔父乎於所後父為兄則伯父也於所後父為弟則叔父也而宣帝則有所後祖無所後父者也昭帝崩亡嗣宣帝以兄孫為叔祖後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先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則考昭帝可也典喪可也昭帝葬矣易月之制終矣昌邑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孝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為子乎為孫乎必

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直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辯則辯矣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當俟通儒而質之

元帝永光五年韋元成言古者制禮别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孝文太后薄氏葬南陵孝昭太后趙

氏葬雲陵各有園廟

帝寢疾匡衡告謝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讀曰申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尊祖嚴父之義也

哀帝建平元年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言如天子之儀為廟京師也徙定陶王景為信

都王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已為後故

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 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

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
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
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
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
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縗三年
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
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
太祖萬世不毁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

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

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蔡義也）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

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太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

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光武帝建武三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

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太宗謂元帝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叙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

意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
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
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
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
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
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
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詔可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
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

事侍祠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曽祖考廟節侯稱皇髙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致堂胡氏曰西漢自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簒時漢祚既絶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髙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然一聞紀等建議斷然從之曽無留難章陵四祠葢有異等彼何所為而然耶寡恩之譖既

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

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

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中元元年帝使司空告祠高祖以呂氏王諸呂賊三王

幾危社稷不宜配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

祇遷呂太后廟於園四時上祭

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

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

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

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

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

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為穆皇夫人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

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王因

奉祀

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觧瀆侯即位竇太后詔追尊皇

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淳陵廟曰靖

廟皇考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真園貴人陵曰真陵

廟曰奐廟

獻帝即位相國董卓奏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和帝生母安帝

祖母順帝母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奏毀之

魏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於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既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

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在鄴廟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見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罪師丹忠正之諫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

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丑林反）等亦稱引魏制以為不可故追贈吳王為太保而已

晉武帝既改創宗廟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為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時已尊景

王夫人羊氏爲景后矣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於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

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冲太孫尚並祔廟元帝時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

懷帝初又策武帝後宮楊氏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於廟

成帝咸康時作武悼后神主祔於廟配享世祖

元帝太興二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已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元帝為琅邪王妃虞氏永嘉時薨帝為晉王追尊為王后有司奏請王后應别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為廟太興三年追謚皇后祔於太廟

明帝生母豫章君荀氏成帝時薨贈豫章郡君别立廟於京都

孝武太元十九年詔追尊鄭太后簡文帝母元帝後宮尚書令王珣奏下禮官詳正按太常臣允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詔二太后並繫子號宜遠準春秋考宮之義近遵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伸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固哲王之高致可如允議追尊會稽太妃為簡文皇太后

燕王慕容垂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后配享太祖博士董謐劉詳議以為堯母為帝嚳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之道以至公為先文昭后宜別立廟垂不從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毋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

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宋孝武大明二年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太后博士孫武議祭統曰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殷祀是合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居於上不立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為位章太后廟四時享薦雖不於孫止若太

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也

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陽茲盛祀閟宮遥祫既行有周魏晉從享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博士王爽之議按禘祫小廟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可准推尋祫之為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此為大夫以孝享親尊愛罔極因殷薦於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魏高堂隆所謂猶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不並㡯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為別享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太后廟亦宜殷薦從之

七年立宣貴妃廟

時有司奏故宣貴妃既加殊禮未詳應立廟不虞龢議曰婚義云后立六

宮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仲子得考彼別宮今貴妃理應立此新廟詔可緐音禾其祀禮王親執奠爵有故三卿行事

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崩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上特制義服祔廟之禮下禮官詳議乃躋新祏於上位其祭使有司行禮博士王略等奏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典則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宗宣后已祔章太后廟虞緐議以為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使有司行其禮又婦人無常秩各以

夫為定夫亡以子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於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序而言宜躋祔於上位詔可　六月有司奏七月嘗祠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室至尊親進觴爵及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御名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禮官議曰今上既纂嗣文皇於孝武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昭皇太后祝文稱皇帝御名孝昭皇太后二室㾓薦告後㾓帝元嶶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廟之日孝武皇帝及

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常經北面宜執孝武皇帝觴爵昭皇太后依舊三公行事左丞孫緬議晉代祖宗孝宗顯宗烈宗肅宗並是晉帝之伯今朝明準而初無有司行事之文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愜情敬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則與章宣二廟同亨閟宮非唯不可躬奉乃宜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從之

齊明帝建武二年有司奏遷景懿后於新廟車服之儀乘重翟車服之褘衣首飾以覆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侍有女尚書女長御啓引

梁武帝立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

請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

晉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貴嬪神主於小廟

陳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烈昭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四年徙東廟神主祔於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唐制追贈皇太后贈皇太子皆别立廟

先天元年祔昭成肅明二皇后於儀坤廟

昭成皇后竇氏睿宗妃生元宗肅明皇后劉氏亦睿

宗妃生寧王皆為武后所殺元宗即位追封立廟
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
上疏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
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寢廟相屬獻祼連時事不師古
以克永代臣實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為陵廟分署官
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公糧合樂登歌
咸同列帝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
名維何臣謂入署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

臣又聞磐石維城既開封建之典別子為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禮官及羣官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允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將來昔嫄廟列周戻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代宏規後賢令範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予將以晋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

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
無乃殄乎此則晋有其祀立廟必矣又定公元年立煬
宫經傳更無異説鄭元註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
立其宫也考之漢儲晋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宫則如
此豈可使晋求秦祀戾匪漢恩求枉者深所直者鮮黷
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后位絶諸侯謚號既崇官
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理所安徇利忘禮何以為國太常
博士段同泰議曰自古帝王封建子弟寄以維城之固

咸登列邦之榮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輙此奏停雖存沒之迹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别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

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於太廟至八月九日勅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初欲祔於太廟太常博士陳貞節等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后配祔於睿宗遂奏議曰臣聞於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

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兹典伏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應别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中吕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姜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閟宮又禮論云晋伏系之議云晋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於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宣后别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從之於是遷昭成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唯留肅

明皇后神主於儀坤廟八月二日勅儀坤廟隷入太廟不須置官屬至二十一年正月六日遷祔肅明皇后神主於太廟其儀坤廟為肅明觀二十二年勅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並致享祀雖欲歸厚而親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為常豈云敬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

上元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讓帝七太廟等請

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獻罇俎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皇帝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皇帝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皇帝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

欲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悮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竊究事體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獻之崩也元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

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别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饗又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别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正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别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别置不入太廟故也正獻太后大中元年

作神主立别廟其神主亦題為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别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為太皇太后與恭僖正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别廟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别廟皇后禘祫於太廟儀注云内常侍奉别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廷亦黄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謚太皇太后且

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不可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唯不可入太祖廟為別配魏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為證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

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况於禘乎竊以為並皆禘於廟為宜且恭僖正獻二廟比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遥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别廟或可矣而将来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即如之何對曰此又大

誤也三太后若親盡合祧但當閟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以来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時宰相孔緯以大祭日迫不可遽改時人非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中書門下奏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改置園陵仍增兵衛等事遂詔下太常禮院集議請追尊四廟並加皇帝之號兼請於洛京立廟勑宜於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

按莊宗以沙陀為唐之嗣明宗又以代北狄裔為

莊宗之嗣故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昌太祖克用莊宗存勗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而此所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追尊賀氏為孝惠皇后止就陵所置祠殿薦以常饌不設牙盤祭器乾德初孝明皇后王氏崩有司始議置后廟奉孝惠孝明二后神主升祔詔令詳定殿室之制及先後之次太常博士和峴等奏請同祔太廟及太祖山陵神主祔廟乃請以孝明皇后配

享忌日行香廢務其孝惠皇后享於別廟並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追冊越國夫人符氏為懿德皇后
尹氏為淑德皇后並祔享於后廟
真宗至道三年六月詔大行皇帝祔廟令都省集議定
皇后合食之禮咸請以懿德皇后符氏升配宗正卿趙
安易言淑德皇后尹氏當在懿德之上令百官議論苟
且隳瀆尊卑若序以後先當用淑德配食詔有司詳討
以聞

禮官議按晉時議景帝配祔傅元等議夏侯夫人初歸景帝未有王基之道不及帝統百揆而亡后妃之化未著遠近追尊無經義可據竊以今之所議正與此同且淑德配合之初潛躍之符未兆懿德輔佐之始藩邸之位已隆然未嘗正位中宫母臨天下豈可生無尊極之位沒升配饗之崇人情不安典籍無據唐順宗祔廟後十一年始以莊憲皇后升配憲宗祔廟後二十五年始以懿安皇后升配今請虛位允叶

舊儀再詔集議禮官同詳定上議請升祔懿德其淑
德皇后加太字仍舊別廟詔恭依其淑德皇后不加
太字別廟祭享
乾興元年時仁宗已即位中書下禮儀院狀莊穆皇后嘗母儀
天下禮當升祔莊懷皇后本從藩邸追命當享后廟集
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以上議如禮儀院祔真宗莊穆
皇后神主於太廟
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既上謚又追尊莊懿太后方

事園陵判河南府錢惟演建議請二太后並祔真宗禮院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開元肅明皇后始有並祔惟演引唐武宗母韋太后祔穆宗孝明孝章祔太祖故事按穆宗惟以韋太后配更無别后太祖未嘗以孝章配伏見先帝以懿德配享太宗及明德園陵禮畢遂得升祔元德自追尊後凡十七年始克升配今莊穆著位長秋祔食真宗斯爲正禮莊獻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若從古禮止應祀后

廟莊懿帝毋之尊與元德例同便從升祔似非先帝慎重之意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比惟上裁之都省禮院更議皆以為莊穆位崇中壼與懿德有異已祔真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莊獻輔政十年莊懿誕育聖躬功德莫與為比退就后廟未厭衆心按周禮大司樂職奏夷則歌中吕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而祭謂之閟宫宜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太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為

樂曲以崇世享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甲令仍作新廟名曰奉慈在兩廟之間景祐三年詔祠太廟奉慈后廟每室各差宮闈令一

英宗治平三年立濮王園廟

先是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至是進呈乃有是詔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

略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秦漢以来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不敢引以為聖朝法臣以為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貫黷之議亦同王珪赦吏以光手藁為案議上歐陽修以為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孝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太后聞之手書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

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知雜呂誨亦言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議為定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典禮稱是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伏見向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

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敎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

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至是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濮為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皇太后已賜俞允

仍改封宗濮侍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説乃漢史皇孫故事皇孫即宣帝所生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遥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絶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

神宗熈寧二年九月廢奉慈廟奉章惠太后神主赴西京瘞陵園

先是治平初同判太常寺吕公著言章惠皇太后準章聖皇帝遺札褒太妃之號仁宗皇帝嘗以母稱故加保慶之號盖生有慈保之勤故没有廟享之報今於陛下則恩有所止義難承祀其奉慈廟請依禮廢罷詔太常禮院詳議神宗即位知諫院楊繪言章惠太后於仁宗有撫養之恩故别祭於奉慈廟今陛下之於仁宗皇帝則孫也乞下有司詳議禮官復申治平之議乃命太常卿奉神主瘞於陵園帝率羣臣詣

瓊林苑酌獻以辭遂廢其廟

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禮夫婦一體故昏禮則同牢合巹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饌未嘗有異廟者也惟周人以姜嫄為媒神而帝嚳不廟又不可下入子孫之廟乃以别廟而祭之故魯頌謂之閟宫周禮謂之先妣是也自漢以来凡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以為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繼而已盖其間有天下者起於側微而其后不及正位中宫或已嘗正位矣有所不

辛則當立繼以奉宗廟故有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之說則立繼之禮其來尚矣始微終顯皆嫡也前娶後繼皆嫡也後世乃以始微後繼寘之別廟不得伸同几之義則非禮之意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實皆元妃而孝章皇后則太祖之繼后而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請升祔太廟增四祏室以時配享七月遂自別廟升祔焉

徽宗大觀二年禮部太常寺請建別廟奉安惠恭皇后

神主依章穆皇后祔享故事乃奉惠恭皇后祔於別廟

政和四年禮部太常寺言明達皇后祠殿寘在城外於

典禮無據請就惠恭皇后別廟增建殿室升祔七月奉

明達皇后祔於別廟

高宗紹興二十二年有司言懿節皇后上僊合祔廟權

禮部侍郎施坰等言檢會大觀二年顯恭皇后故事於

太廟殿後建別廟奉安神主今來大行皇后祔廟亦合

建別廟於太廟殿之後詔從之乃建別廟

紹熙五年太廟祧僖順翼宣四祖廟作四祖廟奉安僖祖以下神主詳見天子宗廟門

乾隆御覽之寶

文獻通考卷九十五